

Romance 小说馆002



流星日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星日记/环玥著. —阿图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2004. 1

(罗曼史小说馆. 第1辑/赵小丹主编)

ISBN 7-5374-0491-7

I. 流… II. 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99 号

丛 书 名	罗曼史小说馆(第一辑)
主 编	赵小丹
本册书名	流星日记
作 者	环玥
出 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出版社
发 行	新疆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2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374-0491-7
定 价	120.00 元(全 8 册)



嫉 妒

好友去见海岩之前和大家讨论采访提纲,我用所有的心智做贡献铺垫后拿给她一本口袋言情小说,并带一个问题:“同是以爱情作为写作的主题,可他功成名就,别人却只能归于不入流的写手之列,岂非不平?”朋友尽责把问题如实带了去,海岩的回答滴水不漏,于我的嫉妒却没有丝毫的平息意思。

写字是人生的一个乐趣,可是如果一个以写爱情小说为毕生志愿的人说这是和读书一起的夙愿又好像总有故作高深的混意思。呵呵,在正文前用序的名义凑字数,想告诉肯翻开这本书的人我的感谢。不过是个梦想,有些人执迷一辈子,有些人退缩了。对于爱情,关于生活,我们都是简单的人,当然是想发财的,最好嫁个有情的有钱人,皆大欢喜。

祝愿看我的文字的人快乐,起码在翻阅的这几个小时里,是你让我不再嫉妒海岩了。虽然可能你也觉得他比我写得好。哈哈!

环玑在陋居里

2003年11月



序 幕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月二日,晴。据说有流星雨在北投出现,“女巫”说看见的人会等来幸福。

山路崎岖。

碎石子把水晶丝袜磨出了两个洞,车子被恶意遗弃在山中腰,没有人迹。我累得像只可怜的小狗,只会拼命喘气。习惯了高跟鞋的脚被禁锢在四百块的伪阿迪达斯鞋中,鞋头的胶脱了,窄裙贴在膝盖上,很惊险地作撩人状,只可惜没人欣赏。我持续地喘气,用杀人的眼光斜盯前方兴致勃勃为男友讲解风俗地理的女人,她倒好,有个美国佬甜甜蜜蜜地护着,真是 XXX,我只好自力救济,咬牙跟上。

“呀,丹尼尔,你看真的是好美噢,我没说错吧,星菲,你快来看……”

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我还没来得及检视一下脚底的盛况,就被脸画成绝代妖姬的笨女人拉到了山边,看着她一脸压抑不住的自得与兴奋,我只好应景地点头。五百度的大近视眼很努力地圆睁,终于找到不舒服的原因,



我的隐形眼镜被滑到眼眶中的汗水给冲掉了，真是太XX的倒霉了。

“我就说吧，今天上山顶最好了，看这幅美景，在市区哪儿找得到，星菲，等会儿还有流星雨看噢，你一定要在这次把握机会许愿，千万别真做了老姑婆，丢尽我们五朵金花的面……”

哪壶不开提哪壶，虽然我早习惯了“女巫”学姐的口没遮拦，可是看在我这么舍命陪她的份上，她难道就不能饶过我一小会儿吗？努力克制磨牙的冲动，我硬是挤出感激的笑脸：“我知道了，学姐。”

“亲爱的，什么是老姑婆？”根本不懂中文博大精深的洋鬼子偏自诩为中国通，一脸好学地笑看着怀中花枝乱颤的“女巫”，我唯恐真的丢脸到国际上，忙伸手指向天空，故作惊奇地大嚷：“学姐，快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我只是信口地胡说，只期望打断可能的尴尬。可是深到发黑的天幕上一串钻石般的流光——“是流星雨，星菲，快许愿！”“女巫”学姐惊喜地大叫，与洋鬼子丹尼尔热情地拥吻起来。

许愿的流星雨？我狐疑地瞪大眼，模糊的视线里只有一串闪光，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偷偷地舒一口气，



就让我孩子气一次吧。如果流星雨真的有灵,便让我看到幸福吧,我需要真正的快乐。

“怎么样,许愿了没?星菲,这是不是你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在北投山顶看流星雨呢,够不够浪漫——”尖利的笑音有些刺耳,寒风阵阵,我的心里却有一瞬间的温暖,是了,我怎么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呢!时间过得好快,又是一年了。

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鼻子痒痒的,我有不祥的预感,一定会感冒的。

十月二日,二十五岁生日。正式进入“老女人”行列的标志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冒大战,我兵败如山倒。早该清楚“女巫”的话是不能随便听的。丹尼尔好像被甩了,现在的“女巫”男友是个意大利人,好像是。



1

“啊——阿嚏！”

抽屉里乱七八糟的，化妆包与剪刀、胶带之类的东西混成自己的秩序，我找了半天才抽到一张面巾纸，忙匆匆地擦上了鼻子：“啊，啊——阿嚏！”夸张的声效震惊邻里，有好心人自动送上纸巾一包，真是雪中送炭。

“星菲姐，你的感冒还没好啊，已经一个月了呢。”

“嗯。”我只顾着打开纸巾包，根本没空理好心工读小妹的关心，十一月是各大唱片公司争夺新年发片期的定稿日，企划部里人人忙到臭头，我身为其中一员，只能随大流地埋在一堆资料中头昏眼花，偏偏还摊上一场注定落败的感冒大战，真是的。

“星菲，三线电话。”

“噢，接过来，谢谢。”以眼神谢过送纸巾的工读妹妹，我用力地挤一下鼻子，在几张明星的海报下摸到失踪已久的电话，“你好，我是杜星菲。”

“星菲，是我啦，你的感冒还没好啊，真丢人，身体这么差……”熟悉的尖利嗓音在男人听来其实是性感的发



腻,可惜对我却是魔音穿脑。知道再不及时打断会有多可怕的持续轰炸,我又抽出张面巾纸:“学姐,什么事?”

“噢,也没有什么事了。星菲,你知道菲力了,就是我新交的意大利男友啊,他是个天生的摄影家噢,帮我拍的照片都是一流的了,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最近恐怕不行,你也知道十一月我要忙一点的。”我把话筒夹在颈肩之间,想起上次去北投时丹尼尔帮我与学姐拍的照片还没给她送去,“学姐,上次去北投的照片你还要吗?”

“要,当然要。那也是一段很好的记忆嘛,丹尼尔其实也蛮不错的了,只可惜我们有缘无份。”“女巫”学姐的声音听来真诚得很,我无谓地点头,想起她看不见,忙开口:“那我过几天托阿楠给你带去,学姐,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

“等等,星菲。我还有别的事啦,听说你们公司为了替那个新人女歌手叫什么嘉欣的造势,特地从 N·Y·请来了那个墨西哥裔的犹太大帅哥斯诺·格菲根来当专辑海报摄影师呢,是不是真的?”

“斯诺·格菲根?”很耳熟的名字,我皱皱眉,想起早上好像在哪张纸上见过这几个字,“学姐,你等一下,我帮你



看看。”什么嘉欣——公司的新人？是了，我从杂乱的桌面上抽出了那张已经起皱的新人宣传计划总表——林嘉欣——公司明年力捧的新人，她的宣传计划里，“是了，学姐，十一月五日，斯诺·格菲根到台北拍广告的间隙，会替公司拍年度新人的专辑海报。”

“那太好了。”“女巫”声音里的兴奋透过电话线很明确地传到我的脑中，“星菲，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我听菲力说斯诺·格菲根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人像摄影大师，我想请他帮我的婚纱店拍几张门面照，怎么样，我的想法不错吧，很有经济头脑噢！”

请斯诺·格菲根拍婚纱店门面照，我的脑子有些混乱，因为感冒而发晕的思维过了好一会儿才算明白学姐的打算：“为什么要请他拍，你不是让台湾最好的摄影师免费拍了一组门面照吗？不是还因此得了什么橱窗展示的奖，干吗还要另找人再拍？”一包面巾纸又快用完了，我将腾出的手伸进杂物柜。

“唉，那怎么一样呢？斯诺·格菲根哪！他可是现在最当红的摄影师，菲力说去年 Gucci 花一千万请他拍广告照，他都拒绝了。如果他肯帮我拍，那我多有面子，再说了，《People》上的他好帅啊，真是酷到没话说，反正我要你



帮我就是了，就这么说定了，到时我可管你要人喽。拜拜，我会再找你的。”

咋——电话像往常一样被学姐用力地挂断了，我怔怔地坐在桌子前，组织着“女巫”给的讯息：世界知名的人像摄影家，上过《People》杂志，Gucci 花一千万也请不到的帅哥。那么，我凭什么请动他？狠狠地抽出找到的最后一张面巾纸，用力地按住鼻子，“啊——阿嚏——”物尽其用，我准确地将废纸团扔到邻桌的垃圾桶里，看到小山一样的面巾纸团山，不过是学姐的又一个臆想，我可以像以往一样不予置理的，反正那个菲力也撑不过一个月，到时什么斯诺·格菲根的，也不会再有人提及了。就这样吧，我放好电话，拉开椅子站起身，当务之急是去便利店买面巾纸，我已经弹尽粮绝了。大步地离开企划室，我小心地掩住鼻子，虽然平日就属于形象一般的女子，可四处流鼻水也不是我一贯的作风，我疾疾地走着，冷不防撞上急奔奔进来的工读小妹，撞翻了她手上的一摞杂志。歹命啊，我只好停下脚步，蹲下来捡四散的杂志。

“星菲姐，你没事吧，我只顾着看杂志，忘了看人了，不好意思啊！”工读小妹甜甜地笑，我只有大方地点头，还记得人家的送面纸之恩。“我没事。”我把杂志捡起来交



还给她，奇怪地看一向不迷任何明星的小女生一脸的含羞带怯，紧盯着我手上杂志的封面，一向被我认为清朗的声音里竟有了与“女巫”学姐一样的绵软：“星菲姐，我实在是在太兴奋了，他、他真的要到台湾来了，要来了噢！”

“谁啊？”我漫不经心地问，一心只想奔向我亲爱的面纸。

“斯诺·格菲根啊，你不知道吗？”小女生一脸的受侮，看外星人一样地看我，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向手中的杂志：漫天黄沙中一个拿着摄像机侧对镜头的男人，五官不错，应该很高的样子，我匆匆地一瞥，原来斯诺·格菲根就长这个样子。

“星菲姐，你都不知道，我们大学的《人像摄影图鉴》就是他拍的，好棒噢，他是我的第一偶像。”小女生一脸神往，脸上崇敬的光让人不敢直视。是了，工读小妹是台大摄影系的，看来那个斯诺·格菲根真的是个人物。那么他更不可能帮“女巫”学姐拍婚纱店的门面照了。我坚信地点头，把杂志放到小妹妹的手上，看她仍不能将眼光从偶像身上移开，体谅地径自转身，闪人去找我的面纸。斯诺·格菲根，我默念着，难得地记下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个个子高的帅哥摄影师，墨西哥裔，和我绝对不会有交集，也不可能有交集。



想起“女巫”学姐的甜美要求,我寒毛倒立,上帝保佑我,阿门!



事实证明,上帝从来不保佑事到临头才祈祷的非教徒。我不过是出去买了几包面纸,回来的时候,办公室便莫名其妙地变了天。首先是工读小妹似怨还羞的紧盯目光,然后是与我一向不和的隔壁桌四十妖姬酸溜溜的恭喜,再来是企划部经理许二老板的一番鼓励言词,让我如坠云雾,完全地搞不清楚状况。直到好心的铁哥们阿楠端着两杯热咖啡从宣传执行部慢悠悠地晃过来,我才知道月前做的新人企划被大老板赏识,已被指定实施在林嘉欣身上,而我是理所当然执行统筹,所以接待那个大名鼎鼎的斯诺·格菲根的任务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在了我的肩上。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真正的黄金单身汉。关键是‘女巫’学姐又托对了人,她要我转告诉你:自己把握机会的同时请务必记得她的嘱咐。”阿楠笑得开怀,一口白牙在日光灯下闪光,这个叛徒!我狠狠地瞪他,知道在自己都不清楚情况的第一时间里,这个“女巫”的忠实跟班已



经出卖了我这个二十五年的好友。

为什么是我？我觉得头更疼，鼻子被面纸磨得发了红。阿楠偏要雪上加霜，暧昧地伏下身子在我耳边，以他当过兼职 DJ 的磁性嗓音恶狠狠地说着让我头更疼的话：“其实我是蛮同情你的了。本来公司要派公关部的专人接待大摄影师的。可她们一听说大摄影师连 Gucci 的克莉儿也给轰跑了，都吓得不敢接这个任务了。公司又不能不派人去接待，所以老板才说谁负责这次的企划统筹，谁就负责接待斯诺·格菲根。他可是个有名的暴君，冷血酷男噢，星菲，你节哀顺便吧！”阿楠大笑着离开，众人如以往一样猜我们这对办公室“情侣”又说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私己话，眼里皆泛着妒羡之光。

死阿楠！我默默地叹口气，摸着鼻子倒在椅子上，这下更好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上还有一个不近人情的冷血暴君，连 Gucci 的克莉儿都被轰跑了：世界知名的微笑小姐他都不买账，想到自己的前景，我的头更疼，“啊，啊——嚏——”这感冒一时之间怕也是好不了了了。



十一月五日，晴。台风过境后的台北，一切百废待兴



似的萧条,除了人潮。

飞机惯例地晚点。我在候机大厅里吃了份极难吃又顶贵的午餐,面纸依例堆满座位下的垃圾桶,“啊——嚏”声令左右的人已习惯地不再侧目,我觉得无聊。

“各位等候接机的客人请注意,N·Y·到台北的维珍 A-7453 航班已经到达本埠,请到三号出口。各位等候接机的客人请注意……”

甜美的女音在候机大厅里回响。我慢吞吞地依令而动,拿着极傻的一张海报随人流涌向三号候机口,努力回忆惟一次见到的斯诺·格菲根的尊容:漫天黄沙中的高个子帅哥。

“咔嚓,咔嚓——”

“斯诺·格菲根先生,听说您这次来台北除了帮大亚企业拍摄年度广告外还要帮 music song 的新人林嘉欣拍摄专辑海报是真的吗?”

“格菲根先生,听说这次您帮国家地理杂志拍的《碧血丹心沙漠行》又得到了年度最佳摄影专辑提名,如果成功,这将是您的第五个世界最佳大奖了,您对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格菲根先生……”



“斯诺·格菲根先生……”

“格菲根先生……”

“咔嚓——咔嚓——”

听说自己当摄影师的人都讨厌被别人拍照,有的甚至憎恨别人的镜头。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我想我可以理解那副墨镜下炙热的憎厌之光,即使他面对的人是我。

“斯诺·格菲根先生?”很费力地挤过拥挤的人群,小心地躲闪半个同行们的镜头,我靠着 music song 的名牌穿过私人保镖的防线,站定在高个子帅哥摄影师的面前,左手拿着面纸,右手拎着傻傻的欢迎海报——白纸上很大的美术字:欢迎斯诺·格菲根先生!!!

“我是 music song 企划部的杜星菲,欢迎您的到来。”腾不出手来表示礼貌,我只好意思意思地躬了一下身,以示尊敬。

“music song 的人?”高个子帅哥以绝对的身高优势睥睨地看我,标准的纽约口音里是蓄势待发的怒火。“是的,music song,杜星菲。”我指一下胸口的名牌,忍不住又去擤鼻子,幸好的是经过努力压住了到口的喷嚏。

“杜星菲。”他一字一顿地念着,很有点咬牙切齿的味道。我望到他身边助理模样的男子同情的哀悼,警觉地



抬起脚想要后退,但还是晚了一步——

“这什么鬼名字,你是猪啊,笨女人。我不是说过不许透漏我的行迹吗?怎么这么多记者在这儿,你怎么办事的,啊——滚,让他们都滚,否则我搭下一班飞机回纽约,听见了没——”

如雷的吼声贯耳,精彩的美国国骂词汇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帅哥一把抓住我的领子,在上面印上大大的指印,动作迅速且一气呵成。我只能佩服地捏紧手中面纸,克制将海报往他头上砸的冲动,无法言语,嗓子有些干,鼻子又开始痒了。

“你聋了啊,站在这儿像个白痴,你以为我不会走吗,你——”

帅哥中气十足,除了抓住我衣领的手外,另一只还很有余力地打掉了左侧偷偷接近想来个特写的摄像机。我的眼角余光看到那个可怜摄像师心疼的表情,也瞄到其他摄影记者们有志一同的后退动作,鼻子真的好痒。

“滚,你们都滚——”帅哥见我久问不答,火气更大,示意身边与自己一样高大的保镖行动起来。记者们又识相地退后几步,我丢下一只手中傻傻的欢迎海报,勉强地伸出空出的手拍拍他抓着我衣领的手。